

30344

教科書文庫

3
820
41-1901
200030
2035

MBH
1901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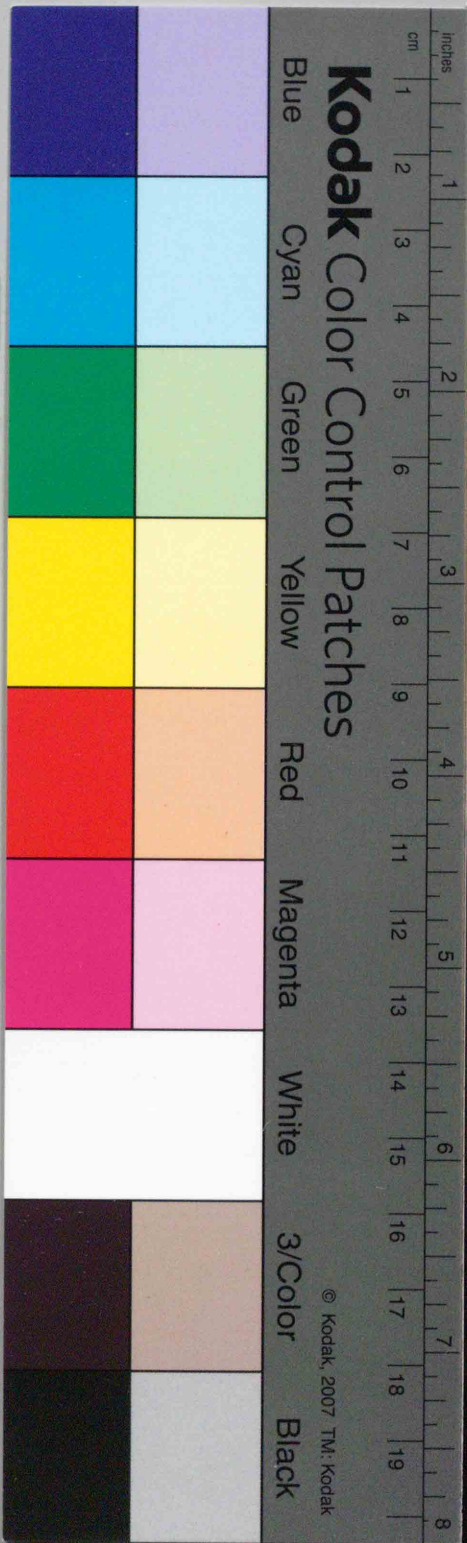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375.9
Ko11
資料室

中等漢文讀本



卷七



資料室

3759
K011

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廿八日

教育部省檢定

大學圖書館

國語漢文研究會編

中等漢文讀本

東京

明治書院



中等漢文讀本卷七目次

- 魏文侯 通鑑學要
- 公季成請罪 劉向新序
- 子思諫衛侯 資治通鑑
- 齊魏論寶 通鑑學要
- 蘇秦說六國 通鑑學要
- 毛遂至楚定從
- 藺相如
- 題藺相如奉璧圖
- 衛靈公夫人
- 顏氏家訓
- 呂氏家訓

- 會先之 一
- 曾先之 二
- 曾先之 三
- 曾先之 四
- 曾先之 五
- 曾先之 六
- 曾先之 七
- 曾先之 八
- 安井衡 九
- 劉向 十一
- 劉向 十二
- 劉向 十三
- 劉向 十四
- 劉向 十五

中等漢文讀本卷七目次

送賴承緒序

燕一

燕二

南遊感興

春望

柳氏家訓

馬援戒兄子

後漢書

書戴嵩畫牛

犬

博物新編

東昌孝子傳

左忠毅公逸事

大鐵椎傳

秦士錄

長野 確 十六

曾 先之 十九

曾 先之 二十

寶 鞏 二十二

杜 甫 二十二

蘇 軾 二十三

蘇 軾 二十五

李 良年 二十六

方 苞 三十

魏 禧 三十二

宋 濂 三十四

宋 濂 三十七

汲黯簡靖 資治通鑑

朱雲請斬佞臣 資治通鑑

懸窩記

黃憲潛德 資治通鑑

郭泰獎訓士類 資治通鑑

五言短古 四首

山亭夏日

光武復漢 剛修

光武復漢 二剛修

燎衣圖記

題護園讌集圖

立志 音德錄

山舍示學者

方 孝孺 四十七

陶 潛等 四十九

陶 潛等 五十一

高 駢 五十九

高 駢 六十

曾 先之 六十三

曾 先之 六十七

魏 禧 六十九

魏 禧 七十一

佐藤 坦 七十二

歸 有光 七十二

送李廉甫北上序

歸有光 七十四

賣柑者言

劉基 七十五

愛蓮說

周敦頤 七十七

銷夏詩

袁枚 七十八

香山避暑 二絕

白居易 七十八

望廬山瀑布

李白 七十九

響水塘瀑布

趙翼 七十九

驪山溫泉

竹添光鴻 八十

那須與市扇の的を射ること 圖文

平家物語 八十二

紀那須與市事

柴野邦彥 八十七

泳氣鐘 博物新編

九十一

清國稅關雇用日本人 時事新報漢譯

九十三

商業會議所之益 清議報

九十五



中等漢文讀本卷七

魏文侯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通鑑擊要

魏文侯名斯。桓子之孫。以下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賢士多歸之。子擊逢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富貴者安敢驕人。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嘗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將出。左右止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安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卜相。謂李克曰。家貧則思良妻。

國亂則思良相。魏成、翟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寡人之相定矣。乃以成爲相。齊伐魯，魯欲以衛人吳起爲將。起取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起，母死不奔喪，又殺妻以求將。殘忍薄行人也。起恐，聞文侯賢，往歸之。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爲將，與士卒同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還踵，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公季成請罪

劉向新序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之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子思諫衛侯

周安王二十五年

資治通鑑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

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

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齊魏論寶

周顯王十四年

通鑑學要

魏惠王問齊威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而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檀子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盼子守高唐。則

趙人不敢漁于河。黔夫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慚。

蘇秦說六國

周顯王三十六年

通鑑擊要

洛陽人蘇秦說秦惠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被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願王與趙從親。則燕必無患矣。從之。說趙肅侯曰。秦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若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擯秦。相約。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

山東矣。肅公大悅。厚賜資之。以約於諸侯。說韓魏齊楚。亦許之。於是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初秦說秦不用。大困而歸。妻不下紵。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及相六國。北報趙王。路過洛陽。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笑謂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秦曰。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毛遂至楚定從

曾先之

趙相平原君公子勝。食客常數千人。秦攻趙邯鄲。平原君求救於楚。擇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

九人。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士處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門下三年。未有聞。遂曰。使遂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乃以備數。十九人目笑之。至楚定從。不決。毛遂按劍。歷階升。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而君言。汝何爲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以楚之強。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而舉鄴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合從爲楚。非爲趙也。王曰。唯

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捧銅盤。跪進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定從歸。曰。毛先生一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以遂爲上客。楚將春申君救趙。會魏信陵君亦來救趙。大破秦軍邯鄲下。

藺相如

曾先之

趙惠文王嘗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欲不與。畏秦強。欲與。恐見欺。藺相如願奉璧往。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既至。秦王無意償城。相如乃給取璧。怒

髮指冠。卻立柱下曰。臣頭與璧俱碎。遣從者懷璧。間行先歸。身待命於秦。秦昭王賢而歸之。

秦王約趙王。會澠池。相如從。及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左右欲刃之。相如叱之。皆靡。秦王爲一擊缶。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

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居我上。吾羞。爲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與

秦政
春也
夏也
秋也
冬也

然
不
其
比
火
人

爭列。出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夫以秦之威。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詣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題藺相如奉璧圖

安井衡

眇然小丈夫而已矣。力不足以維鷄。貌不足以加人。而英氣一發。滿堂懾伏。以秦政之暴。不得少折其節。終完璧以還。甚矣氣之能伸萬物之上也。然氣生於志。志奮於義。義苟失矣。匹夫猶且侮之。安能逞於虎狼之秦哉。

相如唯知此義也。故他日屈於廉頗。如四體無骨。亦能使頗肉袒謝罪。而趙國賴以安。世之悻悻者。獨知其折秦。而不知其所以能折之。則別有在焉。抑未矣。

衛靈公夫人

劉向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惰行。遽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

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遽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于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曰。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顏氏家訓

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

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惰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

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鷓臬。如是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呂氏家訓

呂滎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曰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

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过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送賴承緒序

長野 確

昔人稱山水秀麗之氣。能生偉人。余及讀賴山陽之文。

大知其不然也。山陽安藝人。而安藝固多佳山水。然先是未聞有人能發揮其秀麗者。及山陽氏出。以雄偉奔放之文。與鏗憂高逸之詩。發而形之。其聳拔嵯牙。滔汨洋洋洪之勢。莫不奔轅於筆下焉。於是安藝山水秀麗之氣。濯濯灑人眉目。觀者駭愕。從而詫之曰。山水之秀氣。果生若人矣。殊不知藉偉人之筆。以發山水之秀也。且夫山陽好遊。單身走千里。其所經歷山川。觸於目。而動於心者。必發之詩文。巖壑爲之生彩。濤瀾爲之增色。豈獨安藝一州而已哉。否則天下山川之美何限。而求卓犖奇偉如山陽其人者。寥乎無聞焉。然則非山川之秀

能生偉人。而偉人能發山川之美耳。山陽已歿一年。其子承緒來見。余於江門赤水之湄。余觀其人。秀氣溢於眉宇。山陽之典刑存焉。噫。承緒必能不墜家聲者。必能不失為卓犖奇偉之人者。而承緒之祖。春水先生。學行高於一世。天下靡不知其為偉人也。先生生山陽。山陽生承緒。乃知非山川能生偉人。而偉人之家。教訓相承。以能育若人也。承緒之還也。就余乞言。余豈知言者哉。然世人以賴氏世出異材。詭託之山川茫渺之說。而不知其原於家訓之有素也。余乃推其所由。以解世人之惑。且以為贈。

燕一

曾先之

燕姬姓。召公奭之所封也。三十餘世。至文公。嘗納蘇秦之說。約六國為從。文公卒。易王噲立。十年。以國讓其相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大亂。齊伐燕。取之。醢子之。而殺噲。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弔死問生。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買死馬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

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任國政。已而使毅伐齊。入臨淄。齊王出走。毅乘勝。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不下。昭王卒。惠王立。惠王為太子。已不快於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毅與新王有隙。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果疑毅。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奔趙。田單遂得破燕。而復齊城。

燕二

曾先之

惠王後有武成王孝王。至王喜。喜太子丹質於秦。秦王

政不禮焉。怒而亡歸。怨秦欲報之。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之。丹聞衛人荊軻賢。卑辭厚禮請之。奉養無不至。欲遣軻。軻請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地圖以獻秦。丹不忍殺於期。軻自以意諷之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之恥雪矣。於期慨然。遂自刎。丹奔往伏哭。乃以函盛其首。又嘗求天下之利匕首。以藥燂之。以試人。血如縷。立死。乃裝遣軻。行至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于時白虹貫日。燕人畏之。軻至咸陽。秦王政大喜。見之。軻奉圖進。圖窮而匕

首見。把王袖搥之。未及身。王驚起絕袖。軻逐之。環柱走。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兵。左右以手搏之。且曰。王負劍。遂拔劍。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搥王。不中。遂體解以徇。秦王大怒。益發兵伐燕。喜斬丹以獻。後五年。秦兵虜喜。遂滅燕為郡。

南遊感興
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

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柳氏家訓
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夫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憤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斯養何殊。其四。崇好優遊。耽嗜麴蘖。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

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馬援戒兄子

後漢書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

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書戴嵩畫牛

蘇軾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

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犬

博物新編

豺狼狐狂。皆犬之屬。類分善惡。性有剛柔。惟犬尾捲上。豺尾下垂。微有差別。豺狼之性。暴而頑。常聯羣以捕鹿兔。色有黑白二種。身高二尺。長約三尺。每乳八九子。性頗畏人。飢極亦啖人。獵者或放鷹攫其目。然後殺之。嘗有一貴客。駕馬車入山。路遇羣狼尾其後。似有吞嚙之意。客大恐。無所為計。忽憶車內有長繩。乃結數索。懸于窗外。羣狼佇望。疑是網罟。並皆散去。前十年。英吉利國豺狼甚多。民不聊生。王乃捐金立約。有能獻一豺舌。賞

銀數元。十餘年後。豺狼之跡遂絕。今人竟有不識其狀者。俄羅斯國地近北極。寒冷異常。豺狼最盛。曾有數馬兵同行。羣狼出而繞之。各以火鎗彈斃百餘。衆狼猶圍繞不解。迨彈窮藥盡。終為狼所噬殺。其慘毒如此。犬之為類。小者為犬。大者為狗。絕大者為獒。類分十餘種。毛分十餘色。諸獸為最馴。其用為最大。西人愛若義僕。有育以牽車者。有育以牧羊者。有育以救人者。有育以守夜者。有育以捕盜者。有育以畋獵者。有育以相警者。北極廣莫之野。綿互數百里。隆冬雪深數尺。一望平如銀海。過客無路可尋。必須藉犬車作指南。否則有顛

躓迷途之險。是名車犬。其用一也。又瑞西國與伊太利國交界之處。有峻嶺。曰喇噴。橫枕數千餘里。兩國貿遷之客。渡嶺者絡繹不絕。然嶺逕崎嶇。風霜甚苦。道上行。人每感寒瘴。忽覺迷倦。遂慙慙昏睡。路隅俄而六出紛飛。竟爲雪葬。或半途遇雪。擁路不前。進退維谷。僵跌坑窟。富而仁者。乃于嶺頂建一蘭若。多畜巨獒。以救之。纏毡衫于獒身。懸樽酒于獒項。嗾使四出。獒隨嗅隨行。覺雪裡有人。獒卽爬出之。蹲守其側。俟人醒。飲酒穿衣。獒始返去。人若凍死。獒卽奔報其主。有一靈獒。曾活二十二人。好事者。捐金鑄環以鉗其頸。環鐫文字。以紀其功。

云。又有乳母抱小孩立橋觀望。兒在懷間喜躍。失手傾墮水中。傍有巨獒。跳從而下。泅銜救之。是爲靈獒。其用二也。西國多牧羊爲生。或數十爲羣。或千百爲羣。日牧于山。夜宿于野。畜數犬以爲巡邏。時或亡羊。卽嗾犬指使尋覓。萬無一失。是爲牧犬。其用三也。又一種名曰血犬。其鼻善嗅。遇有偷兒入室。主使嗅其足跡。雖百里外。亦能追躡獲之。曾有亡羊之家。牧者使犬嗅欄跡。賊犬且嗅且行。果獲賊于隣村數十里外。又有海寇數艘。中有巨獒。賊出行劫。獒亦登岸攘羊。經數晝夜。羊羣死者甚多。每嚙羊腰而食其腎。後設法以鳥銃斃之。又有醫

士入城診脈。路遇跛犬。呼引之歸。試以藥治其足。數日尋愈。嗾使返其主家。後年餘。犬另引一跛者。直造醫院。搖尾求醫。再以藥治之。使愈。乃戢耳並行而去。又有醫士獨行郊野。忽有巨獒隨諸其後。醫士作聲呼喝。獒仰目搖尾。如認故主。心竊奇之。同行數里。倏有數賊。拔刀攔路。醫士嗾獒噬賊。衆披靡。遂獲免而歸。擬欲留養此獒。獒終遁去。犬之服役于人。其用甚大。難盡述。天下萬國。有人即有犬。不以寒暑而絕其類。固天之所以衛人也。

東昌孝子傳

李良年

孝子者。失其姓名。父母並老而疾。業賈以養。既娶婦。生一子。所居有樓。舉家屯宿其中。一夕隣人不戒于火。及孝子宅。孝子急起脫其父。復冒火入。曰。吾救母。父止之。不顧。會大風起。火驟甚。竟不得出。母及妻子無免者。火絕。驗之。孝子猶兩手抱持母。不解云。康熙六年。予客東昌。海寧查日菴述其事。

李氏曰。夫人當倉卒之際。而至性乃見。母雖不得生。孝子無愧矣。患難人所時有。吾見彼妻若子。未有不先脫者也。嗚呼。是以賢孝子。孝子非求名。郡之人從而畧焉。不聞于有司。可慨也夫。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關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鏡。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

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管。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稟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

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更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大鐵椎傳

魏禧

庚戌十一年。予自廣陵歸。與陳子燦同舟。子燦年二十八。好武事。予授以左氏兵謀兵法。因問。數游南北。逢異人乎。子燦爲述大鐵椎。作大鐵椎傳。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

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復。如鎖上鍊。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叩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窓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二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彊留之。乃曰。吾

嘗奪取諸响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群。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鬪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弗聲。令賊知汝也。時鷄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觱篥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

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魏禧論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抑用之自有時與。予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秦士錄

宋 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

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鬪。不可擊。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嘯歌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

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纒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媿。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遊。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秦定問。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闈卒不爲通。弼曰。若不聞關中鄧伯翳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掙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

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間者
駕海艦。互市于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
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體
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
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
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
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
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
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
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

給予。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
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旣弼至。衆槩竝進。弼虎吼而奔。
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亡失。已而烟塵障天。但見雙劍
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
壯士。誠壯士。命酌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
時。至比之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
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
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
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

絕。玄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汲黯簡靖

漢武帝建元六年

資治通鑑

東海太守濮陽汲黯。爲主爵都尉。始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擇

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

使歸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之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不與平且曰資治通鑑

漢成帝元延元年朱雲請斬佞臣。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它地。上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

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

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

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懲窩記

方孝孺

士之可貴者。在氣節。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騁智者。馳騫太過。鈞奇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懲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

爲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氣節之足尙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慤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爲慤者有矣。而慕乎慤者。未始或見。豈氣節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慤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

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慤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卓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黃憲潛德

漢安帝延光元年

資治通鑑

汝南太守山陽王龔。政崇寬和。好才愛士。以袁闔爲功曹。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闔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蕃性氣高明。龔皆禮之。由是群士莫

Handwritten notes in Chinese:
 此乃...
 as an...
 Oh! no, I am very...
 study...

不歸心。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闓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闓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爲無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同郡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遊汝南。先過袁闓。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曰。奉高之器。

譬諸沈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卽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隕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郭泰獎訓士類

漢桓帝延熹七年

資治通鑑

延熹七年。春二月丙戌。邠鄉忠侯黃瓊薨。將葬。四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千人。初瓊之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

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穉往弔之。進酌。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推問喪宰。宰曰。先時有一書生來。衣麤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衆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問國家之事。穉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然則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爲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酒食肉。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

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爲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泰謂爲已設。容分半食母。餘半度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

從學。卒爲盛德。鉅鹿孟敏。客居太原。荷甌墜地。不顧而去。秦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秦以爲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因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陳留申屠蟠。家貧。傭爲漆工。鄆陵庾乘。少給事縣廷。爲門士。秦見而奇之。其後皆爲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秦獎進。成名者甚衆。陳國童子魏昭。請於秦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掃。秦許之。秦嘗不佳。命昭作粥。粥成。進秦。秦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秦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秦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

耳。遂友而善之。陣留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秦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遽瑗。顏回。尙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秦不絕惡人者。秦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秦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如何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秦嘗舉有道。不就。同郡宋冲。素服其德。以爲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嘗勸之仕。秦曰。吾

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泰感寤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濟陰黃允。以雋才知名。泰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年過四十。聲名著矣。然至於此際。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妻請大會宗親爲別。因於衆中攘袂。數允隱隱十五事而去。允以此廢於時。初允與漢中晉文經。並恃其才智。曜名遠近。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大夫。遣

門生。旦暮問疾。郎吏雜坐其門。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歎逃去。後並以罪廢棄。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

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河內王奐。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香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為也。奐曰。枳棘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奉資。香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齋刺謁之。因留宿。明旦。泰起下牀。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學畢。歸鄉里。雖在宴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之異。不應徵辟。卒於家。

五言短古 四首

四時

陶潛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

訪道者不遇

僧無本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蠶婦

無名氏

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

憫農

李紳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殞。粒粒皆辛苦。

山亭夏日

高駢

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一架薔薇滿院香。

光武復漢

曾先之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發之後也。隆準日角。受尚書通大義。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宛人李通迎秀起兵。秀兄續。字伯升。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欲

復社稷。平居不事家人生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至是分遣親客發諸縣兵。續自發舂陵子弟。皆恐懼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自安。部署賓客。招說諸帥。新市平林下江兵。皆來會。兵多無所統一。欲立劉氏。從人望。下江將王常欲立續。新市平林將帥。憚其威明。遂立更始。以續爲大司徒。秀爲將軍。秀徇昆陽定陵鄆。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大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兵勢。號百餘萬。旌旗千里不絕。諸將見兵盛。皆走入昆陽。欲散去。秀至鄆定陵。悉發諸營兵。自將步騎千

餘爲前鋒。尋邑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連勝遂前，無不一當百。秀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昆陽城中守者亦鼓譟出，中外合勢，呼聲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虎豹皆股戰，溺死潢川者萬數。關中聞之，震恐。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收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旬月徧天下。續兄弟威名日盛，更始殺續，秀不敢服喪，飲食言笑，惟枕席有涕泣處，更始慙，拜秀大將軍，封武信侯。未

幾以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所過除莽苛政。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更始常才，帝王大業，非所任。明公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光武復漢 二刪修

邯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入邯鄲稱帝。徇下幽冀州郡響應。秀北徇薊，上谷太守耿況子弇馳至盧奴，上謁秀曰：是我北道主人也。薊城反應王郎，秀趣出城。

晨夜南馳。至蕪荑亭。馮異上豆粥。至饒陽。乏食。至下曲陽。聞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視之。霸恐驚衆。還卽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冰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水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時郡縣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出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發旁縣得精兵。移檄討王郎。郡縣還復響應。秀引兵拔廣阿。

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縣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也。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秀於廣阿。進拔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郎交書數千章。秀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謂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諸將每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有此號。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令罷兵。耿弇說王。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王擊銅馬諸賊。悉破降之。諸將未信降者。降者亦不自安。王敕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案行諸部。降者相語

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乎。悉以分配諸將。南徇河內。赤眉西攻長安。王遣將軍鄧禹等兵入關。禹薦寇恂。文武備具。有牧民御衆之才。使守河內。王自引兵徇燕趙。擊尤來。大槍等諸賊。盡破之。王還至中山。諸將上尊號。不許。至南平棘。固請。又不許。耿純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留時逆衆。恐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馮異亦言。宜從衆議。會儒生強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群臣因復請。乃卽皇帝

位于鄗南。改元建武。

燎衣圖記

魏禧

光武燎衣圖。唐吳道子畫。友人程邃得之。新安僧漸江。邃字穆倩。博雅能詩。攻書畫。好藏古人名跡。此圖尤有神理。畫人八。馬一。驢一。牛二。犬一。大石立若闕者二。一茅亭樹葉脫枝。槎枒高出亭上者二。亭內三人。并釜竈雜器。亭外五人。天樹一在亭前。右倚石。一倚亭後。前樹下二牛互臥。石後立驢。見頭頸。有黑犬半出。信信張口。吠左立人。亭外五人。左二帶劍服弓箭。牽馬立石下。旁刺二旆。卷其帛。右三面兜鍪。出石背。亦見劍鏢矢之羽。

弓簫。亭內三人。短項隼鼻。要澠弓。左膝跪地。下手厝薪。吹火者一人。鄧禹。兩手奉麥飯。向釜間來。豐頤者一人。馮異。一人光武帝。鞠躬燎衣。背故床。向火立。細視亭屋內。又二人。從壁柱間窺。各見半面。光武帝豐頤隆準。大耳高額。微髮鬚。纈髮。眉端從際額。目光澄淳。不耀其武。伏波將軍所謂帝王自有真信與。左壁上有更始日曆。下壁泥落。見編竹。茅亭煙突出屋脊。北風斜吹。烟穗拂高樹枝。想見于時寒冽。通幅周尺縱五尺有奇。衡二尺五寸。所畫人皆長尺有三寸四寸。牛馬稱是。樹木大徑二寸八分。亭柱徑一寸三分。穆倩云。漸江蓋名諸生。世

變棄妻子爲僧。更以畫學名。言此得之新安吳氏也。予季弟禮。嘗經光武村作詩。予讀之慨然。今覽此圖。不勝歎息。呵凍書此。辛亥臘月朔日。易堂魏禧楊州記。

題護園讌集圖

佐藤 坦

護園讌集圖。環卓而坐者。凡八人。其白首皓眉。色媮而骨癯。謹然若有所容者。爲物茂卿。卽護園主人也。右側手紙筆而顧。若推敲詩句者。縣孝孺次公。左側齡最少。眉目清秀。丰采瀟灑者。滕煥圖東壁。祝髮禪衣。體貌肥大者。釋原資萬庵。脫外套。舉大爵。右坐左跪。若醉而顛者。平玄中子和。與子和竝坐。從容醞藉。若相獻酬者。服

元喬子遷。在次公之側。凝然端坐。腰刀手箒。熟視子和而顰蹙者。太宰純德夫。在子遷之後。剃豁而鬢矮。躬俯而面仰。若與萬庵隔卓而語者。字惠子迪也。自次公而下七人。皆以詞藝名一時。蓋於茂卿之門。爲翹楚者。此圖不知誰所作。必出於其徒在當時親睹之者。不然。恐不能肖其真。寫其態。殫其風流文雅之概。如此之詳也。在昔宋熙寧中。王晉卿會一時名流於西園。自東坡而下十六人。李伯時圖而米元章叙之。藝苑傳以爲佳話。如我享保中。亦才子輩出。以護園爲最盛。而此集適與西園相彷彿。則圖而傳之。固其宜。且今對此圖想像當

時。使吾如身躋其堂。相周旋於文酒之間。亦一快事也。乃重撫之。錄各人姓氏於顛。俾後之攬者有所考。

立志

畜德錄

王陽明先生年十一。問塾師何爲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陽明中不然。曰此未爲第一事。第一事其爲聖賢乎。

先生曰。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

底乎。晉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山舍示學者

歸 有光

有光。疎魯寡聞。藝能無效。諸君不鄙。相從於此。竊以爲科學之學。志於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稟父兄之命而來。有光固不敢別爲高遠。以相駭眩。第

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卽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卽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卽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陳說於吾前。猶能頑然無槩於中乎。願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證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意趣融液。舉筆爲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來一種俗學。習爲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古爲拙。則區區與諸君論此於荒山寂莫之濱。其不爲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

壞人材。其於世道爲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爲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爲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酣豢富貴。蕩無廉恥之限。雖極顯榮。祇爲父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之也。

送李廉甫北上序

歸 有光

西川子與余同庚也。同業也。又相善也。今秋予爲考官所黜。而西川子次易舉爲第三人。予蓋釋己之憂。而爲西川子之喜。雖然。西川子將仕矣。至京師。天子臨軒而策焉。廟堂賢公卿矚目以待焉。服官而執事焉。一言之

善。一事之得。天下有被其福者。一言之否。一事之失。天下有被其禍者。國家聚天下俊乂。冠冕而祿食之。非以爲西川子榮也。西川子今又不若吾徒平日相與肆意侈志。時有悖繆。口耳出入而已。有利害。將不及於里閭也。予於是釋己之憂。而爲西川子之憂。西川子淳謹和易。與之居。終日無忤。推其心。於忠君愛國。油然而予。倦倦之心。猶有不得已者。西川子旣束裝矣。予病不能從祖道。則使人謂之曰。異日子得賜告而歸。予將以舊言驗之也。

賣柑者言

劉 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擘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街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洗洗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峩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邪。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

禁。法教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飲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邪。

愛蓮說

周敦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以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

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銷夏詩

袁枚

不着衣冠近半年。水雲深處抱花眠。平生自想無官樂。第一驕人六月天。

香山避暑二絕

白居易

六月灘聲如猛雨。香山樓北暢師房。夜深起凭欄干立。滿耳潺湲滿面涼。
紗巾草履竹疏衣。晚下香山蹋翠微。一路涼風十八里。臥乘籃輿醉中歸。

望廬山瀑布

李白

日照香爐生紫烟。遙看瀑布挂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響水塘瀑布

趙翼

天下瀑布皆洶湧下注而已。滇中廣南府有地名響水塘者。其瀑乃自下而上。躍出半空。初在三里外。即聞轟雷聲。漸近里許。則對面語不相聞。望見白雨濺空。皆噴而上。高十餘丈。碎點飛灑。濛濛成一片烟霧。澗可十畝。真天下奇觀也。噴而復落。流爲澗。驛路在澗之右。少焉循路而上。則與瀑頂相並。乃知其上又有大山。大山諸

水匯於此。跌而下。正值大石如盤陀者。觸而激射。是以濺入空際。非真有逆流之瀑也。

驪山溫泉

竹添光鴻

三十一日。

明治九年五月

黎明往浴驪山溫泉。泉在縣城南門

外。即唐華清宮遺址。結構華麗。男女異室而浴。一室在最後者。爲御泓。疊磚覆之。穹窿如橋。泓底敷白石。方可三十尺。瑩徹可鑑。寒溫適體。嘗之略不覺臭味。余自發京。已月餘日。客店無復設浴。面膩體垢。臭穢欲嘔。至此洗沐數次。殊覺爽快。歸客次。則紅旭初升。辰牌抵灞橋。古昔長安送行者。至此折柳爲別。今猶存老柳數株。其

續栽者。亦鬱鬱可愛。河底皆白沙。水行其上。如鳴環珮。古人云。詩思在灞橋驢背。蓋不誣也。正午抵西安府。即古長安。自周及秦漢。至苻秦姚秦後周隋唐。並都于此。被山帶河。所謂沃野千里天府之國者。古者關中地。專以稼穡蠶桑爲重。幽風無逸所載可見也。今則蠶利既不太廣。而農則獨菽麥高粱。亦惟翻犁播種而已。既無糞壅之功。又少鋤耨之力。舊鑿溝渠處。或有稻田。雖其近河地。隄岸稍高。不復知有翻車引水之法也。據史。秦用鄭國謀。富強甲於天下。漢唐而下。亦有開渠溉田者。皆能利民富國。故古者天下利多在西北。趙宋以來。專

恃東南之漕。而謀不及西北。於是西北之地荒。而民日窮矣。府城規模宏壯。街市填咽。凡禹域客店。獨儼臥房。而無他具。故行旅者。必齎枕席衾裯。始得涉遠。北地又無園圃。人皆矢於豚栅。豚常以矢爲食。瘦削露骨。有上栅者。嘻嘻聚於腎邊。驅之不去。殆不能堪。此地始有園圃之設。雖不淨潔。亦勝於無矣。

那須與市扇の的を射ること 平家物語

さる程に、阿波讚岐に平家を背いて、源氏を待ちける兵共。あそこの嶺、こゝの洞より、十四五騎廿騎、打ち連れ打ち連れ馳せ來る程に、判官程なく三百餘騎になり給ひぬ。今日は日暮れぬ、勝負を決すべからずとて、源平互に

引き退く所に、沖より尋常に飾つたる小船一艘、汀へ向かつて漕ぎ寄せ、渚より七八段ばかりにもなりしかば、船を横さまになす。あれは如何にと見る所に、船の中より年の齡十八九ばかりなる女房の、柳の五衣いづまに、紅の袴著たるが、皆紅の扇の日出したるを、船のせがいに挿み立て、陸へ向いてぞ招きける。判官後藤兵衛實基を召して、あれは如何にと宣へば、射よとにこそ候ふらめ。但し大將軍の矢面に進んで、傾城を御覽ぜられん所を、手練てねんに狙うて射落せとの謀とこそ存じ候へ。さりながら扇をば射させらるべうもや候ふらんと申しければ、判官身方に射つべき人は誰かあると問ひ給へば、手練共多う候ふ中に、下野の國の住人、那須太郎資高が子に、與一

宗高こそ小兵では候へども、手は利いて候ふと申す。判官證據があるか。さん候ふ、賭け鳥などを争うて三つに二つは必ず射落し候ふと申しければ、判官さらば與一呼べとて、召されけり。與一その頃は未だ二十ばかりの男なり。褌はかまに赤地の錦を以て、袷あはせ袖そでいろへたる直垂に、萌黄威しの鎧着て、足白の太刀を佩き、廿四差いたる截り文の矢負ひ、薄截り文に鷹の羽割り合はせて作ないだりける。ぬための鏑矢をぞ差し添へたる。重藤しむとうの弓、脇に挟み、冑をば脱いて高紐たかねに懸け、判官の御前に畏かしこる。判官如何に與一、かの扇の眞中射て、敵に見物せさせよかしと宣へば、與一仕つかつるとも存じ候はず。是を射損ずる者ならば、長き身方の御弓矢の疵きずにて候ふべし。一定仕ら

うずる人に、仰せ付けらるべうやうもや候ふらんと申しければ、判官大いに怒つて、今度鎌倉を立つて、西國へ向はんずる者共は、皆義經が下知を背くべからず。それに少しも、子細を存ぜん人人は、是より疾はやう疾はやう鎌倉へ歸らるべしとぞ宣ひける。與一重ねて辭せば、悪しかりなんとや思ひけん。さ候はば脱だつれんをば存じ候はず。御説いて候へば、仕つてこそ見候はめとて、御前を罷り立ち、黒き馬の太う逞しきに、丸ほや磨つたる金覆輪の鞍置いて乗つたりけるが、弓取り直し手綱搔かい繰くつて、汀しんへ向いてぞ歩ませける。身方の兵共、與一が後うしろを遙とほに見つて、此の若者、一定仕らうづると覺え候ふと申しければ、判官も頼し氣にぞ見給ひける。矢頃少し遠かりけれ

ば、海の中一段ばかり打ち入れたりけれども、猶扇の間は七八段ばかりもあらんとこそ見えたりけれ。頃は二月十八日、酉の刻ばかりの事なるに、をり節、北風の烈しう吹きければ、磯打つ浪も高かりけり。船はゆり上げゆり居る漂へば、扇も串に定らず閃いたり。沖には平家船を一面に並べて見物す。陸には源氏艦を並べてこれを見る。何れも何れも晴れならずと云ふことなし。與一目を塞いで、南無八幡大菩薩、別しては、我が國の神明、二荒の權現、宇津宮、那須の湯泉大明神、願はくはあの扇の真中射させてたばせ給へ。之を射損ずる者ならば、弓切り折り自害して、人に二たび面を向くべからず。今一度本國へ歸さんと思し召さば、此の矢脱させ給ふな。と心の

中に祈念して、目を見開いたれば、風も少し吹き弱つて、扇も射よ氣にこそなりたりけれ。與一鎗を取つて交ひよつ引いてひやうと放つ。小兵と云ふてふ、十二束三伏、弓は強し、鎗は浦響く程に、長鳴りして、過たず扇の要際、一寸ばかり置いて、ひいふつとぞ射切つたる。鎗は海へ入りければ、扇は空へぞ揚りける。春風に一揉み二揉み揉まれて、海へさつとぞ散つたりける。皆紅の扇の夕日の輝くに、白波の上に漂ひ、浮きつ沈みつゆられけるを、沖には平家艦を扣いて感じたり。陸には源氏艦を扣いてどよめきけり。

紀那須與市事

柴野邦彦

既而阿波讚岐叛平氏而待源氏者。所在山洞。往往十

騎二十騎。相將而來歸。判官兵及三百餘。當日日向暮。不可決勝。源平交收兵而退。海上艷裝一小舟。望岸搖來。距岸七八段。轉而橫舳而止。源軍疑而視焉。舟中出宮娃。年可十八九。綠衣紅袴。開純紅扇。畫旭曦者。插竿樹之船頭。向岸而招。判官召後藤基實問曰。彼欲何爲。對曰。是應使我射也。臣意。或者將軍進當箭道。而觀翫姬妓。則欲巧狙而射落也。但扇則似可使射者焉。判官曰。我軍可能射者爲誰。對曰。巧射固多。就中下野國人那須太郎資高之子與市宗高者。力雖稍劣。而手則巧利矣。判官曰。有徵乎。曰。諾。其賭射禽鳥。三必二得矣。乃

命召之。與市尙二十左右之男子也。披茶褐戰袍。紅錦飾襟袂。擐青縞甲。佩白帶刀。背負一箠二十四枚斑羽箭。加插鷹羽鳴鏑一枚。腋繳纏漆弓。脫鑿繫鎧紐。進而跪馬前。判官曰。宗高汝射扇正中。令敵軍寓目。則如何。辭曰。臣自料。不知其可能也。若誤射。則永爲我軍弓矢之辱矣。請更命定能者。判官大怒曰。此行發鎌倉。赴西國者。其豈可違義經之令。若毫存枝梧者。須速歸鎌倉也。與市私謂。若再辭。恐成惡意。乃曰。然則其逸。則臣不敢知也。既有命矣。請嘗試之。乃起鐵驪肥健。駕金陵鞍。以跨之。整頓弓在手。促轡向汀而步。我兵目送久之。言

曰。此壯夫定能者。判官亦視似以爲委得人焉。旣的道較遠。驅馬入海一段許。距扇猶有七段遠近。時二月十有八日。日已加酉。會北風頗烈。高浪打岸。船乍湧乍陷而漂泛。扇亦不安。竿而閃曜。海面則平。軍一行列。舳而注目。岸上則源軍並轡而凝視。極爲顯場盛事矣。與市閉目默禱曰。南無八幡大菩薩。殊我國日光權現宇都宮那須湯泉大明神。請令射夫扇正中。也。若誤事者。折弓自裁。面不可再向人也。神欲使一歸本國者。此矢勿使逸焉。旣開目。風粗恬。扇如容射者。乃取鳴鏑架上。引滿而發。雖然劣力。而十二拳飛鏑響。浦長鳴。射斷扇眼。

上寸許。餘力遠去入海。扇則揚而舞空。被春風翻弄一再。颯然散落海中。純紅之扇。夕日映發。委白波浮沈泛。舟師擊舷而賞贊。陸軍鼓箛而囀呼。

泳氣鐘

博物新編

泳氣鐘以鐵鑄之。所以載人入水而作工者。凡水深三十四尺。可與地氣之力相敵。故以空盃倒覆入水。則盃空浸水中。緣盃內有氣。其力能與水力相敵。此水所以不能入也。泳氣鐘亦倣此法而爲之。取其水不能入。則人自可于水底作工。其鐘高約五尺。鐘口闊約八尺。鐘之頂開四窗以透光。嵌以玻璃。密不洩水。鐘之旁設一

機竅。氣出則開。水入則閉。鐘之內頂有數鉤。所以懸掛應用器物。鐘之內旁有兩凳。所以坐人。臨用時。先使工人坐于鐘內。然後在船旁以纜放鐘而下。或在水中。或在水底。以三十四尺而止。若過三十四尺。則水力大于氣力。水漸浸入鐘裡。又須添氣以敵之。務使氣力與水力相均。但鐘內咫尺之地。容氣不多。而工人在內呼吸。其氣易壞。若不更換新氣。工人必局死鐘中。其更換之法。船上人以氣機筒担攝空中之氣。放入桶裡。將繩繫桶。縋至鐘旁。每桶之底。另設一皮筒以出氣者。倘工人自覺呼吸不安。即將皮筒牽入鐘裡。拔去其塞。則桶中

新氣勃然噴射。而鐘中壞氣自由機竅散出于外矣。凡海水澄清。日光下照。雖在水底亦可寫字。工人在鐘內。欲傳言語。則扣鐘以報之。言語多者。則書片板以浮之。船上人皆俯耳凝目以俟守焉。西人探珠撈寶。建橋下石皆賴乎此。彼慣習此技者。雖竟日亦不覺悶云。嘗有洋舶失水。有以此法下海撈取財物。所得甚多。孜孜不捨。夜繼以燭。海底奇魚怪鱉。望光遙集。吮手嗅足。似欲吞噬。其人大恐。扣鐘甚急。舟子聞聲起之。魚鱉逐人而上。將至水面。紛然散去。自是不復有夜作焉。

清國稅關雇用日本人

時事新報漢譯

前淡水兼基隆稅關長野村才二。攝臺灣各地稅關。與清國總稅務司赫德。以公事相識。赫德欲聘野村爲稅關顧問。野村諾之。因辭職赴北京。與赫德相見。此際赫德多用日本人爲稅關吏。彼我貿易俱便。因與野村議。令野村暫不就其官。先薦日本人七八名爲稅關吏。約已成。野村即還東京。旣而薦美國大學卒業生黑澤某。爲廈門稅關吏。凡日本人年十九至二十三歲。巧於英語。且善筆算者。以英文記其履歷。添一野村像。求紹介人而贈之於赫德。必當收之。已收。則使高等商業學校教授神田乃武試其才。以取之。如外國大學卒業生。不

用考試。然以年紀二十六七歲爲限。合其格者。始爲四等幫辦。任稅關吏。月給俸百五六十圓。此事止野村與赫德二人所約。非日本政府所干預云。

商業會議所之益

清議報

商業會議所之設。起於英國。自西曆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在俄拉士俄埠始行設立。未及三十年。遂徧全國。其後歐洲諸國繼之。不及百年。徧於全洲。日本自維新以來。倣效西法。擴充商務。首探此制。著爲律令。創自東京。而大阪橫濱等。相繼應之。至今全國共有五十餘所。於明治三十二年九月。以勅書頒行商業會議所章程二

十三則。勸導國民。使興斯舉。然則會議所一事。東西各國皆重視之如此。此其故何歟。凡人生欲自保其權利。自增其幸福。天性然也。然權利與幸福。非可僥倖而得也。彼夫三家之村。十室之市。資本有限。交通甚微。則雖孤立獨行。未嘗不可以自守。若夫大埠巨鎮。商業稍廣。則必有同行之會館。有街坊之公所。相爲約束。共圖公利。蓋將有所爭競於外。必先有所聯結於內。此亦事理之自然而不可易也。其爭競之界。愈廣則其團結之力。必當愈大。然後可以應之。結力既大而商之學識增焉。商之方法熟焉。商之交通廣焉。商之成立固焉。百餘年

來。歐洲諸邦。競其工商業。以壟斷全地球之權利。皆賴此也。我中國工商業之位置。冠絕全球。我商民之善於經營。亦爲西人所推服。雖然閱歷有餘。學識不足。計畫甚巧。而團結稍輸。因此之故。遂不能與歐洲各國相競於世界之大市場。而日朘月削。他日之變遷。恐更有不可問者矣。語曰。人苦不自知。既知己之所長。又知己之所短。用其長而補其短。天下之道術盡於是矣。今擬探東西各國之法。開設商業會議所。先從日本橫濱神戶辦起。以爲各埠之先聲。

中等漢文讀本卷七終

中華英文讀本卷十七

體操以後各學之次第... 東西各國之昔明... 國語漢文研究會

明治三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中學校用文部省檢定



明治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訂正四版印刷
明治三十四年三月廿三日訂正四版發行
明治三十四年七月廿一日訂正八版印刷
明治三十四年七月廿五日訂正八版發行
明治三十六年一月廿五日三十版發行

定價表	
一、二	各拾八錢
三、四	各貳拾貳錢
五、六	各貳拾五錢
七、八	各貳拾八錢

著者 國語漢文研究會

發行者 三樹 一平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印刷者 鈴木友三郎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印刷所 明治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三丁目廿五番地

發行所 關西專賣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
大阪東區備後町四丁目
明治書院
吉岡平助

